

香港集会游行 各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网】2011 年 7 月 24 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举行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十二年集会游行（左图），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九千九百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组织。多位议员及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并表明坚信正义必胜，呼吁各界携手制止迫害。

了解真相 大陆大学生醒觉

来自大陆的大学毕业生说：“感觉很震撼人心，因为大陆法轮功被宣传是×教，我们一听到法轮功，心里就很害怕，而且联想到自焚什么的，不好的东西好像都和法轮功牵在一起，但这次我到香港，感到不一样，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宣传的不一样，所以我在怀疑我们政府是不是有意在欺骗我们。政府总是把党和政府挂在一起，觉得我们反党是反政府，其实反党不是不爱国，反党更能代表我们爱国，因为党不能给我们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廉洁的政府。”

游客见证内地迫害严重

一对来港的大陆夫妇说，大陆目前打压法轮功依然很厉害，自己住的地区有很多学员被抓，别说是炼法轮功，就连与法轮功有关的字眼也禁止得很厉害。

议员：向法轮功学员致敬

公民党前党魁、立法会议员余若薇说：“很佩服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他们和平、忍让、行善的行为，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包括为法轮功作无罪辩护很困难，我向法轮功的学员及所有帮助他们的维权律师致敬。”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成智说：“这种做法是独裁，同时将我们全世界的普世价值根本上抛诸脑后，打压人民的独裁政权一定不会长久，我很欣赏法轮功学员他们那种坚毅和坚守原则，并且为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法轮功的信众，对待支持或声援法轮功的人士，包括维权律师的种种对待，其实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也违反中共政府它自己所订立的中国宪法。”

近亿人“三退” 真理无人能档

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表示，12 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持续，法轮功学员善良的本质令他感动，他们推动“三退（退党团队）”运动，令三退人数接近一亿。他说，一亿，这对我而言，在最初开始，信心无那么大的大而言，真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但事实正如真理一样，无人能够抵抗。你们的坚毅，你们的坚忍，做出非常大的功德，世界、世人将永不忘记你们作出的牺牲。

解体中共 才能停止迫害

民主党主任周伟东说，我们见到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他下台那么多年，但迫害仍然继续……。中共执政 62 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它就是跟人民作对，跟善良的、正义的好人作对，所以唯有解体中共，才可结束迫害。

维权人士：无悔站出来揭露迫害

上月刚刚出狱的著名维权人士，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首次透过录音在集会上发言。他因最早报道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其创立的六四天网于 2000 年 6 月，成为第一家因为报道法轮功消息而被中共关闭的网站，他入狱时间长达八年。他说，当法轮功朋友遭到打压、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尽管站出来让我和家人陷于悲惨的境地，但直到今天，我都不后悔当年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呼吁，我依然为我的抉择感到无比骄傲。

主办团体：正告中共帮凶弃恶从善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宣读主办团体声明指出，最近传出邪恶之首死亡的消息，尽管中共刻意掩盖，让它死去活来，全国各地民众已急不可待，纷纷买鞭炮、放鞭炮来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声明特别正告大陆体制内外的各级中共帮凶与徒众，抓紧时机弃恶从善，追随三退大潮，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弥补罪过，走上新生的道路。声明最后说：“邪恶在消减，正义在伸张，迫害必将结束，从来都是邪不胜正。法轮大法的美好必将普照世界，而中共在迫害正信之中把自己送上了彻底解体的不归之路。”◇

七台河市张德辉自诉遭受迫害

文 / 张德辉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我叫张德辉，是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一九九六年二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由于体弱多病、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患感冒，感冒就发烧，不打点滴就不好，中耳炎经常出脓出水，大夫说由于耳膜已穿孔，如脓淌到脑膜上，就得脑膜炎，吃药打点滴也不好使，身体非常虚弱，在人中随波逐流，弄得家庭不和，婚姻也走向崩溃的边缘。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告别医药，由于修炼，提高了心性，家庭也和睦了，心胸也开阔了，遇事也不争不斗了，在单位里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真是修大法受益非浅。

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九九年九月份，东风矿保卫科科长孙玉龙，逼迫我们写保证书，人人过关，我们不配合，又怕我们进京上访，就把我和姜波涛、王树海、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在保卫科，派人看着，不许回家，大约四、五天。车队书记于国旺，逼迫我写了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单位又强迫我写思想汇报，红旗派出所又上门骚扰，逼迫写了保证书。二零零零年六月，我们觉得应该替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东风矿保卫科孙玉龙非法关押在七台河矿务局行政拘留所半个月，半个月后，又强行非法加期半个月，后又强迫交五百元伙食费，单位以减员的名义，把我从车队开到待岗站，不准许我上班，这样一直在外面做生意，打工。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市多名同修被绑架，由东风矿保卫科科长孙玉龙和成企派出所一名不知姓名干警，到我家以让我去了解情况为由，企图绑架我，我拒不配合，后来他们打电话找来成企分局政保科和110警察，强行把我绑架到成企分局，我不想受他们的迫害，想走脱没成功，被成企分局毒打我一顿，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行政拘留所。

几天之后，我被新兴分局政保科

长赵宏伟，蒋小波，带至新兴公安分局刑讯逼供，他们逼问我和谁联系，谁给的资料，我拒不配合，他们就逼我坐老虎凳，打耳光，使劲紧手铐等，干警钱永生用脚使劲蹬手铐，使劲抬手铐，疼痛难忍，后来被他们送至七台河第二看守所。一个多月之后，被送至七台河第一看守所，由于遭迫害，我的身体出现病态，家人要求检查身体，被看守所拒绝。家人多次要求，看守所同意并让家人拿钱，家人在无奈的情况下，被一狱医勒索一千元左右，才让去市二院去检查。

我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后，桃山区法院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开庭，只准许少数家属到庭，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宣判，家人为我请了律师，也没起作用，除少数几个同修被办保外就医之外，其余都被莫须有的罪名，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冤判二至七年。我被非法冤判二年，非法关押在七台河三监区集训队，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后来被非法关押在五监区期间，每天被非法奴役干十个小时的活，如果活紧还需加班二三个小时，做枕套、服装、挑筷子、糊纸合等。每天早晚两顿发糕，中午每人两个馒头，只有星期六，星期天中午两顿米饭，汤和炖菜。

我第一次被打，是因为干活时和犯人说话被事物犯（干警的打手）看见，警察把我弄到保管室，关上门，一顿毒打。有一次，我的经文被执法队给搜去了，交到我所所在的五监区三中队李显龙那里，他逼迫我说出谁给的经文，我不说，李显龙就指使朱相存当着李显龙的面对我又一次毒打，打倒之后，用脚猛踢我的胸部，在胸部都肿得疼痛难忍的情况下，还强迫我出工干活。



零五年新年刚过，监狱又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闭路电视又开始播放诬蔑大法的录像，要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得写不炼功“保证”，“四书”（悔过书、揭批书等），强制转化，干警为了奖金和捞取政绩，使尽各种招数迫害法轮功学员，毒打、电棍、关小号等。法轮功学员李凤全被迫害的事情遭曝光后，他们怀疑是我给曝光的，对我更加看管，连上厕所和睡觉都有人看着，更不允许家人接见。

有一次，我写了一份声明，被副大队长魏巍直接从我身上搜出来交给中队长李显龙。李显龙在我还有十一天要回家的情况下，把我送小号迫害，小号里非常冷，没有行李。晚上不到九点不让躺着，也不知几点，我躺一会，干警拿着电棍对着我的脸部、脖子、头部把我的头发都烧焦了，冒出味来了，恶警电了一阵骂了一顿走了。



【明慧网】昨天晚上，我买了鞭炮，拿到住宅楼大院前的正门口，一边往栏杆上放，一边大声地说：“放鞭炮喽！放鞭炮喽！”这时引来围观的路人。路旁一对年轻的夫妇问我：九点了，为什么放鞭炮啊？我高兴地回答：“告诉你吧！听说祸国殃民的江泽民昨天晚上死了，为了表示庆贺，所以放鞭炮。听说它阴魂不散，为了驱邪大家都得放鞭炮。”

那个年轻的媳妇顿时兴奋得不肯离开，要在那儿看着放炮。我不会放鞭炮，所以不敢去点火，索性让那位先生帮忙，他接过火机，很快点燃鞭炮。然后年轻的媳妇挽起丈夫的手臂说：走，咱家还有没有鞭炮了？也拿出来放一挂。◇